

清明时节,细雨淅沥,又到祭扫时分,连马英九也率团首次从台登陆赴湘祭祖,慎终追远。楼下,不知谁在播放着齐秦的《大约在冬季》,在凄美的乐曲声中,我眼前浮现出在温哥华邂逅的那位耄耋老人杰克乔。三年了,当国门重新打开时,您“回故里”清明祭祖的约定大概可以实现了吧。

记得那是清明节前后,我们沿着温哥华列支文市安静的马路,走进一家商店,为明日的惠斯勒之行作准备。

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商品,一时不知选些什么才好。这时,身后传来亲切的乡音:“依是上海人对伐?迭的个东西邪气贵,我带依到中国人商店去,比较便宜。”

我转过身,一个旧式海派打扮的老人烙在了我脑中。

这是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,头戴鸭舌帽,内穿格子衬衫,外披夹克,两条背带吊住有些宽松打结的长裤,脚上是一双三节头镶拼皮鞋。但无论是衣帽,还是鞋袜,都显得有些陈旧,有

归来兮,杰克乔

□ 钱克健

些突兀。

他自称杰克乔,六十年代从上海移民到加拿大。他削瘦的脸上写满沧桑,但混浊的眼珠中闪过些许亮光,也许是他意外地听到了乡音而有些兴奋。他的上海话有着明显的老上海腔调,比如要我们注意行走规则,要“走上街沿”;碰到前头有人,习惯讲“借过,借过”;他对我们说,做人要和颜悦色,不要“狠三狠四,吃相难看”。

老人很健谈,但见闻明显有些落伍,他对家乡上海的认识停留在几十年前。谈起徐家汇,他对26、43路终点站及虹镇老街的方位清清楚楚,甚至还记得哪家小店的生煎馒头好吃。在他印象中,上海仿佛已凝固成一张昔日画卷,仍是那个既时尚又破旧、既热闹又有些脏乱的家乡。

正因为他脑中拼出的上海图景显得有些贫穷陈旧,所以他对自己几十年前的移民选择颇为满意,眉宇间甚至还隐约透露出些许优越感,他迫不及待地要带我们去见他加拿大的“幸福”生活。

穿过几条街道,来到了杰克乔引以为傲的“市集”。这是一座两层楼的

建筑,下层卖蔬菜水果,上层卖鱼肉禽蛋,并有若干家饮食店,有点象上海的某些菜集市。由于时值下午,市场里没什么人,摊位或“铁将军”把门,或零落地摆放着杂物,显得有些萧条。

老人是这里的常客,指指这里,点点那里,有些兴奋,甚至有些自豪。他对我们说:“上海没有这样的地方吧!这里吃喝一应俱全,老方便咯,依可以买些东西带回上海去。”但在我们看来,这里卖的都是低档货,有些糕饼也不知保质期,兜了一圈,空手而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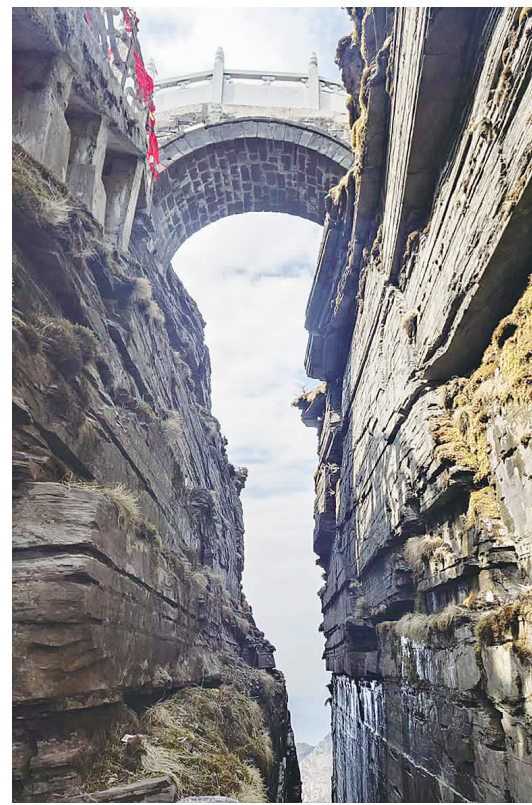
杰克乔有些失落,他指指不远处的一幢灰色四层公寓楼,说他就住在那里,儿子在美国做公务员,难得回家一次,他也不想去儿子家,一个人清闲自在。至于为什么几十年未回上海,他支支吾吾,像是有难言之隐。

这时已近黄昏,老人向我们挥手作别。我们再次邀请他回家乡看看,拜祭先人时,他含糊地说道:“好咯,好咯,有机会,有机会!”

随后,杰克乔转过身,拖着蹒跚的步子,慢慢消失在夕阳的余晖中……

他说他曾在五原路、常熟路附近,父母安葬在青浦。

春暖花开之际,杰克乔,您可安好?现时“回故里”,适当其时啊。相逢不必在冬季,阔别多年的故乡上海欢迎您!



■ 倪依(摄影)

孙逸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钱茂生

春风吹绿江南岸,也使得河边、田头的马兰郁郁葱葱起来。但此时家里的大小花盆,经过一冬的严霜洗礼,还是黄泥朝天一片萧条。能不能将河边田头的野生马兰移植到花盆里来,以美化居室、阳台?我一边询问农民朋友,一边“百度”查询,终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受到鼓励之后,于是我就蠢蠢欲动起来。

按照“不要伤根”和“最好是整块泥土挖掘”的两个“基本原则”,我拿着小铲、小盆来到了现在都难得一见的“原始野生河边”。见有土肥,马兰又茂盛的地方,我将铲子斜插入土,力求使铲子的平面深入泥土2厘米左右的厚度,铲面与马兰层保持基本平行轻轻铲去,很快就有与铲面基本同大的带根马兰和泥土被我铲起,并轻轻地放入小盆里。不一会儿,我就铲起了十多块“马兰土”。回家后,我在花盆里植入刚才铲起的“马兰土”,然后压实培土,如果原本泥土不是很干,则不需马上浇水(农民朋友说,水分过于充足,也不利于移植后的马兰生长)。于是静观几日后,我惊喜地发现,种下仅3天的马兰,一改耷拉的样子竟然都挺起了茎叶,俨然她们成了这里的新主人。

有了初步的成功,我不禁又如法炮制地移植来不少马兰,使得我家露台上的花盆都绿了起来。事后,我总结了几条“种马兰”的经验:除了尽量不要伤及根须之外,还要尽量选好“种”的时机。一般来说,时段最好是在清明节前后气候比较适宜万物生长的时节,以提高成活率。天气也有讲究,最好避开晴好天气,优选阴雨天。如果是连续几天阴雨,那么新种的马兰几乎是百分百的成活。

经过几次“种马兰”,我发现马兰的根系很发达,往往是一棵马兰下“盘枝错节”了许多的根根须须,而每根“须须”上都会次第长出新的芽头,于是乎马兰的队伍就会越来越长,她的“地盘”也会越来越大。

在南方的田野里,马兰在早春里是属于比较早亮相的野菜。清明过后,她就会渐渐老去,直到经历了寒冬的孕育,来年的春天她又会再次繁荣。尽管我知道,马兰唱主角的时间不会很长,花盆里的其它花卉会次第取代她,但是我依然会很珍惜她给我带来的嫩绿和独有的芬芳。我会善待她,呵护她。即便她到夏天会枯萎,我也不会嫌弃她,因为我知道,明年的春风又会唤醒她,届时她又会以“一片绿”和“满庭香”来回报你的厚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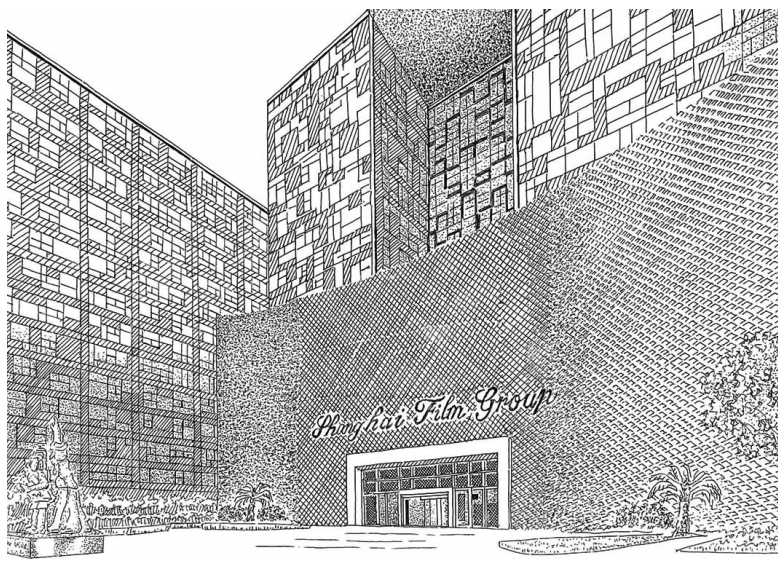
□ 冯联清
种马兰

上海电影博物馆

□ 林春

璀璨星光伴君游, 音释惟肖异域情,
荟萃瑰宝长河流, 手绘灵犀水墨悠。
雕琢力作蕴哲思, 熠熠金杯佳酿溢,
精湛演技拒复旧, 德艺双馨誉九州。

群星璀璨,精品荟萃的上海电影博物馆位于漕溪北路595号上海电影集团大楼1至4楼,总体面积达1.5万平方米。博物馆展陈分为四大主题展区,即荣誉殿堂、电影工场、影史长河、光影记忆,以及五号摄影棚和1座艺术影厅。上海电影博物馆呈现了百年上海电影的魅力,生动演绎了电影人、电影事和电影背后的故事。



说说香烟屁股

□ 童孟葆

的,即使你舍不得买烟灰缸,家里果酱瓶、老干妈瓶、乳腐瓶、酱菜瓶总是有的吧?烟灰弹在瓶里,烟蒂扔在瓶里,盖子一盖,不就相安无事吗?退一万步讲,你非要往窗下扔,也要先把火掐灭了呀。你看看,一个香烟屁股差点惹出大祸来!

我估计香烟屁股听了肯定冤屈:你们引发了火,倒怪我不好?说我的不是?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?

还是近日,四川都江堰某村村民大胡晚餐喝了不少酒,然后躺在床上抽烟,然后手举不起来了,然后香烟屁股落在被子上,然后呼呼大睡,然后呢,引发熊熊大火。据说起床一支烟,上床一支烟,乃烟鬼之最爱,你看宾馆客房里多有提示牌:“不要在床

上吸烟!”没有提示不要坐在桌前抽烟,“床上”!

消防车紧急出动把大火扑灭。大胡倒是没有被“火葬”,逃了出来。消防员指着一片焦糊:这下你还抽烟吗?你看都烧光了!

大胡回答:这个火警,同志,烟还是要抽,酒还是要喝!愁啊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,开开心心过一生!

消防员啼笑皆非,再次劝导:下次抽烟要注意。

大胡回应:这叫汲取经验教训,生活就是一门哲学。

我估摸香烟屁股听了这话一定怒气冲天:你这厮,喝了酒把我乱放乱扔,结果引发了一场火灾,这还不算,你还要嘲笑我?讽刺我?什么一江春水……

我能确定:香烟屁股已经盯上了大胡,肯定是要报复他的。

北方人叫的烟头,上海人叫香烟屁股,它们已接近“尾声”苟延残喘了。可是,造成祸害的往往不是一包完整的香烟,恰恰是香烟屁股。

有一日,太阳高照,南京有幢公寓三楼一个居民撑出竹竿,晒出被子,消毒,除湿。哪晓得正午时分被子着火了,先是冒烟,接着闪一点火光。居民探出窗来大喊大叫:被子着火啦!救火啊!三楼无人回应。八楼的一个大妈急中生智,立刻用脸盆盛水,往三楼泼去,稀里哗啦!泼了好几盆,总算把被子全部浇湿。

有人夸赞:真是好邻居!还有网友说:隔着五层泼水,还是挺难瞄准的!

查一查,怎么会烧着被子的?原来是楼上一个烟鬼扔的香烟屁股。他的眼力跟泼水大妈有得一比,百步穿杨,一弹一个准。

邻居们聚在楼下议论:这个抽烟